

南懷瑾文化

百年南師

紀念南懷瑾先生百年誕辰

劉雨虹◎編輯

一 老師

作者：艾德 (Marshall P. Adair)

一九四八年出生於美國

服務美國外交界三十五年

曾任：美國駐四川成都總領事

美國國務院歐洲事務代表助理

美國外交工作協會主席

著作：《Watching Flowers from Horseback》

《55 Years in the Service》

初識老師

譯者：烏慈親

一九八七年南老師在美暫居期間，我有幸認識了他，當時我剛從駐亞洲的外事職位卸任回到華盛頓特區。任職亞洲的六年中，一年是在臺灣，三年在香港，兩年在北京。我本人當時對南老師一無所知，但是我太太陳純芝自從一九八一年開始便在尋找他。她曾經告訴我和她的朋友，她曾在夢裡見到一位老者，試著教她什麼，但是她在夢裡聽不懂他的意思，也不知道他是何人。然而，一九八七年的一天，她在紐約的朋友打電話告訴她，有一位跟她描述的夢中老者相符的一位老先生，最近從臺灣搬到了華盛頓特區，他的名字叫南懷瑾。對我太太來講這是個非常令她激動的消息，她很快找到一位送人南師著作的人，問此人是否南老師就在附近，是否可以見到他？這位送書人就是阿福哥，他確認老師就住在維吉尼亞州的McLean，並答應下午致電老師詢問是否可以見面。

南老師很親切的答應了，並邀請我們參加當天在他住處舉辦的李慈雄

（南師學生）女兒的滿月宴。當我們到達時，已經有很多客人了，我們帶了年幼的兒子立宇同去，同其他客人一起在室外聚會。有人帶純芝進屋去見南老師，不久後她帶著欣喜若狂的表情出來，她說：「是的，我終於找到我夢裡見到的人了，他甚至還穿著同一件中式長衫！」

之後我們就被邀請到客廳，南老師身邊圍著很多人，他看到我進來，朝我微笑著說：「歡迎，我研究過你了！」儘管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我也朝他笑了笑。第一次的見面他對我們非常友善，並邀請我們隨時來，我們也打算常來。

蘭溪行館千字文

接下來這一年，我們幾乎每週都去拜訪南老師和他的大家庭。大家庭包括了他的學生和其他一些程度不同的修行者。老師的家裡總是有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拜訪者，有些是帶著禪修問題來的，有些是帶著個人問題來的，

二 大師：從中國禪宗到第七感

作者：雷蒙（默）（Joshua C.Ramo）

季辛吉諮詢公司聯合首席執行官、副主席

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

美國暢銷書作家

著作：《看不見的地平線》

《不可思議的年代》

《第七感——權力、財富與這個世界的生存法則》

譯者：羅康琳

三百年前，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開始猛烈地敲擊舊秩序的根基。這兩股力量猶如兩把大錘，相互作用，將大部分曾經看似永恆的事物搗毀殆盡——國王、煉金術士、教皇和封建領主，通通都煙消雲散了。

今天，一把全新的大錘正在敲擊我們的世界。持續不斷的即時連接正在撕裂舊的力量布局。貿易、生物、金融、戰爭等各種網絡的形成，催生出新的力量之源。盡管人們對它的認識還很模糊，但這股新力量正不斷侵蝕舊秩序的根基，與此同時，新秩序開始萌芽。

人類上一次經歷的重大變革源自啟蒙運動，那次劇變著實令人驚嘆，它使世界分化出贏家與輸家，它觸發災難之源，也點亮勝利之光。今天，我們面臨同樣的形勢。新力量的圖景正在形成。本書講述的，就是這股新力量以及感悟它的一種新感知。是否具備這種感知，將決定人們是掌控新力量，還是被新力量所掌控。

雲遊闖蕩的青年

一九四三年春天的一個早晨，一位名叫南懷瑾的中國年輕人打點好行裝，離開成都，沿岷江一路南下，登上峨眉山。峨眉山深入四川腹地，距離成都一百多英里遠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最著名的佛教聖地之一。

南懷瑾年紀輕輕便非同凡響。十八歲時，他擊敗對手，問鼎全國劍術大賽；二十三歲時，他已成為中央軍校政治教官；而在之前的一年，他帶領三萬人的隊伍駐紮四川山區。回看當年他離開成都、深入山區時的照片，不難發現，南懷瑾長得一表人才，細嫩的臉龐上鬚鬚剃得乾乾淨淨，雙目炯炯有神。細細打量一番，可以看出，在他俊朗的外表下，是一個經歷抗戰時期而鐵骨錚錚的剛毅漢子；在他凌厲的目光後，是一個在賽場上全力以赴的劍客。若干年後，南懷瑾成為當代傳承中國文化及思想的典範，被尊為一代大

三 南師倡導佛學與科學相交流

作者：朱清時

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畢業

英國諾丁漢大學、日本創價大學名譽理學博士

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會員 (FRSC)

中國科學院院士

第三世界科學院 (TWAS) 院士

曾任：中國科技大學校長

南方科技大學創校校長

南懷瑾老師的百年誕辰到了。九十七歲的劉雨虹先生親自打電話給我，要我為她主編的紀念文集寫一篇文章。我想在文中回顧這些年來跟隨南師學了什麼？懂了哪些？然而由於篇幅所限，本文只聚焦於關於科學與佛學的問題，講我在南師指導下的思路歷程，實際上是一份學習心得。

(一) 初見南師如故友

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九日中午，我從合肥飛到上海，從機場直接到康平路附近的一棟別墅見南師。

他一開始就問：你的名字是不是來自一首唐詩？接著說出杜牧的詩句：「清時有味是無能，閑看孤雲靜愛僧」。我很吃驚，因為在我一生中，雖然見過許多文人學者，但從未有人想起杜牧的這首詩。後來南師曾多次對人說，我父親給我取的名字「一語成讖」。

靈魂掉在後面

當時我知道他是難得一遇的精通儒、釋、道的大師，還曾在兩岸關係的「九二共識」上為國家民族做過重要工作。這次我專程去見南師的目的，是想問一個困擾著我的問題：現在科技發展很快，大家忙於享受和趕上潮流，都沒有靜下心來想想，人的本質是什麼？我們究竟需要什麼？一般人不去想這個問題，他們覺得跟著科技進步走就行了。然而現在發現了問題：人們走得太快了，靈魂已掉在後面，我們該怎麼辦？

最近網上流傳的一段話，說明大家對此都有同感：「在這個魚龍混雜的世界，善良有時候仿佛成為了一種禁忌。為了保護自己，我們收起善良，為了防止意外，我們放棄了善良。」

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，與我的背景有關。我長期從事化學研究，知道化學化工給環境帶來了始料未及的污染。綠色化學可以不污染環境，但是發展舉步維艱，根本的原因是有些人不願意犧牲自我利益，承受更大的成本，

四

天香桂子落紛紛—— 憶南懷瑾老師的愛國情懷

作者：陳佐洱

現任：全國港澳研究會創會會長

曾任：大陸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

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

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

著作：《交接香港》

《青春剪影》

《大竹嵐啊大竹嵐》

《芳草遍地》

譯作《布拉基諾歷險記》等

剛赴香港參加了紀念回歸廿週年的系列活動，又來到秀拔奇偉的武夷山水之間，為閩港澳大學生夏令營授課。

茶與南老

坐落在景區邊松竹林中的瑞泉岩茶廠，請我和福建省國際友好聯絡會宋會長一行喝茶。好客的茶藝姑娘沖泡了大紅袍中的素心蘭、岩香妃、肉桂……博得我們一次次讚賞。這時，茶廠的黃老闆手握一支金黃色紙包出現了，說「我給你們品嚐一種獨一無二的茶，是用五六種岩茶專為南老——南懷瑾先生拼配的大紅袍。」我接過紙包看，上面果然有熟悉的老師墨跡「瑞泉號」三個字，左下落款是「九四頑童南懷瑾」加紅色印鑑。

「你見過南懷瑾先生嗎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。」黃老闆遺憾地說，「我們是通過他的弟子供茶，南老覺得比臺灣鐵觀音更對口味，還為茶題寫了名號。」

這款茶果然別致，不僅香清色濃味醇，茶水似乎發亮，嚥入喉後，滿嘴甘味生出一股奇妙的靈氣，讓我陷入神馳念想。我也是在九〇年代中有幸拜會南老師的，那是一生中一個最困難的時刻。

彭定康給香港埋釘子

一九九五年冬，我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駐港已近兩年。雖然南老師在香港潛光隱耀，但他的「亦儒非儒」、「是佛非佛」、「推崇道家又非道家」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才學，早已如雷貫耳，而且對他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貢獻，也曾從汪道涵會長那兒略有所聞。我託請一位與南師相熟的朋友引見，附電話號碼、便箋遞上數月無回應。不料十一月底，我因揭露未代港督彭定康臨撤退前假充「好人」、給未來香港埋釘子，以每年百分之廿七的速度連續五年大幅提升社會福利、而且揚言還要搞五年。我指斥這是個陰謀，好比在崎嶇山路上開高速賽車，用不了多少年可能「車毀人亡」。

五 「南」海蠡測——從四十年前 受教於南老師二、三事說起

作者：袁保新

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

現任：明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

曾任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編輯

醒吾技術學院校長

明新科技大學校長

著作：《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》

《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》

《從安命到立命》

《從海德格、老子、孟子到當代新儒家》

《禪海蠡測》是南老師青壯年時期的作品，也是大家公認的傳世之作。這本書討論的是禪宗的大智慧，老師謙遜自稱是「蠡測」，意指用一瓢水去測禪海。其實，這部書是老師從自己的實證實修出發，字字珠璣，特別是寫作於困厄憂患之際，其用心之深，論涉之廣，早就公認是一部經典。上個世紀七〇年代，我因為就讀輔仁大學哲學系，得以親炙南老師，可謂人生一大幸事。但我資質淺，福德薄，雖有如此機緣，卻因為年輕時熱衷西方知識理論之學，始終在老師學問的門外打轉。七五年以後，沒有機會再親隨老師，所幸在我的親友之中，有跟老師學習的，四十年來倒是一直能讀到老師的書，聽到老師這些年為中華文化的傳承所投入的心血與故事，也漸漸地對老師的學問與志業有了新的體認。如今，老師的學問、生命，對我而言，亦深遂廣濶似海，而淺薄如瓢的我，就將四十多年前受教於老師的點點滴滴，記錄下來，謹供海內外方家及眾師友指正。

禪學大師與小桂圓

七〇年代的臺灣，雖然仍在戒嚴時期，但學風逐漸開放。當時大學裡流行著從歐美世界傳來的兩個思潮，一是存在主義，另一個就是「禪學熱」。我就是在這個氛圍中，被當時臺灣大學的聯考制度分發到輔仁大學哲學系。但還沒有到學校報到，長輩親友們就提供了有關學校裡師資的訊息，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禪學大師南懷瑾老師。我的姑姑當時也在聽老師的課，就再三叮囑我要好好追隨老師聽他的課。

但是，憑良心說，一個臺灣升學主義下長大的年輕人，什麼都不懂。中學階段，根本就沒有接觸過哲學，所以，我對哲學系裡的課程，像一張白紙，沒有好惡，但全都有興趣，也全都摸不著邊際。一年下來，倒也讀得很開心，其中，對於西方哲學在知識理論系統下，通過嚴謹的概念及邏輯推理，所展開的分析論辯之學，特別有興趣。

大二，系上開了「中國哲學史」，授課的教授就是南老師。對於這門課

六 懷念

作者：饒清政

曾任外交部科長、專門委員、簡任祕書

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員及幕僚小組成員

並曾奉派駐美國、日本、菲律賓代表處服務

丁酉年秋，赴大陸吳江廟港拜望劉老師，順便談及戊戌年如何紀念懷師南公百年誕辰，我提議在原計劃以為文紀念中，將懷師之一生言行與儒家經典配合，敘述懷師苦難又輝煌的一生。劉老師認為主意甚好，並囑我為文用資紀念。但自認學識不足，文彩更難勝任，推之再三，終因長者囑咐，勉力從事。

返臺北後，仔細想，從懷師卅餘載，跟著學習如何讀書，常至棲止之處用晚餐，藉此可以聽懷師暢談古今，且有些長者，身歷政府要職，緬懷故國鄉土人情，成敗得失，實不失言教身教。只因不才，身入寶山空手而回。如今卻要記述懷師之聖言賢行，真愧對師恩，所述如有誤，尚祈各方指正。

我所拜的老師

我於懷師棲止臺北信義路復青大廈時，首往拜師，當時向老師報告，是否願收為弟子，懷師笑而未答，反問想學甚麼？經報告想學「謀略學」，懷

師要一位師兄拿來已出版之《謀略學彙編》第一冊首頁彙編目錄，問我看過哪些書，我說了已讀過的，懷師隨之囑師兄將未讀過部分，選出送我。然後告以後可至復青大廈聽課及用餐。由於尚服公職，未能時時往聽聆訓，以迄懷師遠走美國，我奉派至日本服務。其間雖有電話請示，終以不能親身陪侍為憾。懷師從美國遷居香港，我從日本轉菲律賓，得以再次就近拜見懷師。

懷師的一生，以李石曾為其所撰之對聯「上下五千年，縱橫十萬里；經綸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」來形容非常妥切，就是這樣，再多著墨當屬多餘。但是「經綸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」，讓私淑弟子或一些慕名者來論，還是不知所以，只能從文章中窺知懷師生平及德行。後來憶及懷師棲止之處，懸掛陳搏（希夷）先生的一副對聯：「開張天岸馬，奇異人中龍」，豈不正是在再恰當不過嗎？

懷師一生走遍半個中國，遊歷歐、美，真是「縱橫十萬里」；所言溯及黃帝迄今，「上下五千年」亦不為過。懷師學問，釋、儒、道三家無所不學，無所不精。秦漢以後，探討釋、儒、道三家學問者，不論其立論正確與

七 奇遇南師

作者：杭紀東

臺灣大學哲學系畢業

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肄業

曾任教於師範大學、淡江大學、文化大學

（編按：兩月前，有客往訪杭紀東先生，談話中間起如何結識南師，此篇乃杭紀東口述結識南師經過，編輯室記錄整理）

你問我怎麼會認識南老師的，那真有些天方夜譚，不可思議。記得大約是一九五七年的時候，我廿多歲，還正在臺大哲學研究所攻讀。由於我自幼身體較弱，也就是說雖非生病，但不夠強壯，所以我常常想強身。聽說打太極拳可以強身，我就開始動腦筋，想找太極拳的高手，跟他學打太極拳。

打太極的醫生

這時聽到一個消息，有一個自上海來臺的西醫朱仰高，德國留學，是很有名的醫生，會打太極拳，於是我就很想找他學拳。可是不行啊！人家是個看病的醫生啊，怎麼辦呢？

於是我就掛號找他看病，掛號的病人很多，排了好久終於輪到我了。朱醫師問我有何病，我說我沒有病，因為聽說你的太極拳打得好，我想跟你學打拳。

朱醫生聽完哈哈大笑，他說：想不到病人不是來看病的，而是來學太極

拳的，也罷！我就接受你這個學生，教你打拳吧！

後來我就開始跟朱醫生學打拳，記得是隔天一次，學了一段時間，我有點心不安。人家是個醫生，又很忙，不應該麻煩他太多。

於是我就對他說：朱醫生啊，你是跟誰學的太極拳啊？你很忙，我不能總麻煩你教我，請你介紹給我你學拳的老師，讓我去跟你的老師學吧。

朱醫生聽我說的話，也算有些道理，於是就說：也好！我是跟程委員學的，於是就寫了張名片，介紹我去見程委員。

所謂程委員，原來是立法院的程滄波委員，他可是抗戰時重要文宣的執筆者，了不起的一支大筆，很有才華。那時在臺灣的立法院並不像今日那麼忙碌，況且，似乎他與家父也是相識的。

程委員與我

我去拜訪程委員，就以程伯伯相稱，說明來意。他立刻很高興的答應